

# “式”的语义演变与修辞构式“X式Y”的形成\*

王铭宇

(澳门大学 人文学院, 澳门 999078)

**摘要:** 文章利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中日大规模历时语料库, 考察“X式”与“X式Y”在这一世纪的历时演进, 梳理还原“式”语义演变的具体路径和动因, 以及“式”的演变之于修辞构式“X式Y”形成的关键性作用。文章认为, 受语言接触的影响, “式样”义的“式”语义发生了词汇性演变。其语义演变路径有二: 一为“式”在特定语境中经由语用推理获得了抽象的“形式、方式、方法”义, 二为“式”借用了日语的“类型”义。原本具有客观分类命名功能的“X式Y”, 在“式”和“Y”均抽象化后, 发生了主观化, 形成具有主观评价功能的“X式Y”修辞构式。

**关键词:** X式Y; 修辞构式; 语义演变; 主观化; 语言接触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79(2024)03-0042-07

**doi:** 10.3969/j.issn.1000-2979.2024.03.007

## 一 问题的提出

现代汉语中有不少“X式”与“X式Y”的例子:<sup>①</sup>

- (1) a. 时式 | 版式 | 服式 | 菜式 | 发式  
      b. 新式 | 旧式 | 西式 | 中式 | 老式  
      c. 便携式 | 地毯式 | 捆绑式 | 拉网式 | 填鸭式
- (2) a. 壁式网球 | 弹道式导弹 | 方程式赛车 | 喷气式飞机 | 笔记本式计算器  
      b. 自杀式快递 | 李佳琦式卖货 | 导轨式体验 | 整容式(的)演技 | 挤牙膏式(的)回答

《现汉》中“式”有5个义项: ① 样式。<sup>②</sup> ② 格式。③ 仪式; 典礼。④ 自然科学中表明某种规律的一组符号。⑤ 一种语法范畴, 表示说话者对所说事情的主观态度。<sup>[20]1193</sup> 显然, 只有“样式”义与上例中的“式”相关, 但仅用“样式”义又无法清楚解释上例所有“X式”或“X式Y”。例(1)a中的“X式”为复合词, “式”作词根, 义为“式样”, 如“服式”即“服装式样”。例(1)b中的“X式”为属性词, “式”义为“式样”或“形式”, 如“新式”为“式样或形式新的”。<sup>[20]1459</sup> 例(1)c中的“X式”亦为属性词, 释义时有时需用括注补出“方式”或“方法”义, 如“捆绑式”指“把多项事务归并在一起处理的(方式)”, “填鸭式”指“不管学生能

否接受而一味灌输知识的(教学方法)”。例(2)a中的“X式Y”内部结构紧密(“X式”与“Y”之间不加“的”), 语义透明, 具有客观性, 常使用“……之一/……的一种/一种……”来释义, 如“壁式网球”指“球类运动项目之一”。例(2)b中的“X式Y”内部结构可松可紧(“X式”与“Y”之间加不加“的”两可), 在线能产性强, 语义具有主观性, 且“X(式)”与“Y”之间的语义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推导性, 如“自杀式快递”, “自杀”通常指“自己杀死自己”, <sup>[20]1739</sup> “自杀(式)”与“快递”之间在常规语境下没有直接的相关性或类似性, 也即不能直接建立语义的类属关系, “自杀式快递”的整体语义也就无法从构成成分的语义推知。由是观之, “式”的语义似乎越来越“虚灵”, 以致难以解释, 而且例(2)a和b两组“X式Y”在功能和语义上其实大异其趣。

以往研究最先关注的是“式”与“X式”。刘月华等(1983)认为“式”为现代汉语新兴类词缀,<sup>[9]20</sup> 张静(1985)认为其语义是由“样式(式样)”义<sup>③</sup> 虚化而来。<sup>[18]146</sup> “X式”倘单列出一类可称为属性词。<sup>[10]</sup> 王洪君、富丽(2005)也认同“式”是类词缀, 由其构成的大量“X式”词典无收录, 也无法内省出来, 都是“根据需要、根据说话人个人对样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西交流背景下汉语词汇学的构建与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 21&ZD310)、澳门大学校内研究项目“19世纪上半叶西人文献汉语词汇研究”(项目编号: MYRG2022-00120-FAH)的支持。文章初稿曾在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29届年会(2023年5月, 澳门)上报告。衷心感谢《语文研究》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部提出的细致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式、方式的分类临时创造的”，如“浓眉大眼红脸蛋式（结婚照）、旅游式（三包）”。<sup>[14]</sup>这也就是说，“X式”的语义还涉及某种“方式”。但“方式”义何来？王、富文并未讨论。<sup>④</sup>张谊生（2002）提出，“X式”是语法化中的“词—语连续统”，“式”在这个连续统的最前端是词根，最末端则是准比况助词。<sup>[19]</sup>董秀芳（2016）与张文持类似观点，认为二字的“男式、女式、蛙式”等应看作词，多音节的“波浪式、百科全书式”等“式”的作用范域是短语，“式”既不是词根也不是词缀，而是一种附着于词之后的表义性语缀（clitic）或虚词。<sup>[3][90]</sup>近些年来，“X式Y”的构式性（constructionality）也开始受到关注。张海涛、赵林晓（2022）认为，“整容式演技”之类的“X式Y”无法从组构成分直接推导出“X（式）”与“Y”语义之间的类属关系，属于修辞构式，而且修辞构式“X式Y”是在语法构式“X式Y”（如“壁挂式空调”）的基础上生成的创新性表达，“式”被未加解释地视作摹状助词。<sup>⑤[17]</sup>蔡淑美、施春宏（2022）以“钓鱼式执法”类新兴修辞构式“X式Y”为例，讨论了半图式性构式的用变和演变，认为其常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式”亦被未加解释地视作“样式、方式”。<sup>[1]</sup>两篇文章的理论框架相同，但对“式”的语义解读似有抵牾。

对以往研究的一些结论，我们存有如下疑问和思考：（一）表“样式（式样）”之“式”如果已虚化为助词，为何“式”的前接成分不能出现真正的自由短语？<sup>⑥</sup>（二）以往研究对一些“X式”或“X式Y”的语义分析均或多或少涉及“方式”“形式”或“方法”义。这些意义从何而来？或者说，“式”的语义演变到底是语法性的（语法化）还是词汇性的？（三）“X式Y”的三个成员中，“式”的功能非常重要，负责调节“X（式）”与“Y”之间的关系。但“式”的由来不明，“X式Y”的由来和解读也不甚明确。（四）从语料的选择上看，已有研究大多运用的是现代汉语共时（20世纪中期之后）语料。既然“式”是“现代汉语新兴”的用法，其演化就有可能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式”的考察，不能忽视近现代以来中西语言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19世纪中期以来中西语言接触（如翻译、借词）的文献值得重视。

近代新闻报刊最能反映社会的新动向，尤其适合观察非术语类词语（包括借词）的出现时间和普及程度。<sup>[22][27]</sup>据此，本文将利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中日多种历时语料库，<sup>⑦</sup>考察“X式”与“X式Y”结构在这一世纪的历时演进，梳理还原“式”语义演变的具体路径和动因，分析“式”的演变之于修辞构式“X式Y”形成的关键性作用，也即从历时层面解释这一构式是如何产生的。之后，廓清“式”的性质，进而对词典释义提出一些建议。<sup>⑧</sup>

表“式样（人造的物体的形状）”义的“式”是

现代汉语新兴的“式”的源头，下文将从此源头开始，分阶段梳理“式”的语义演变以及“X式Y”的演化过程。

## 二 “式”的语义演变

### 2.1 “式样”义

据《汉语大词典》（下文简作《大词典》），“式”本义为“准则、法度。指言行所依据的原则”，《诗·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毛传：“式，法也。”“样式、格式”为“式”的引申义，宋·洪迈《容斋三笔·敕令格式》：“表奏、帐籍、关牒、符檄之类，有体制楷模者，皆为式。”<sup>⑨[5]2 卷1582</sup>

“X式Y”原为描摹、指称人造物体的固定表达式，<sup>⑩</sup>如《清代奏折档案》（乾隆年）<sup>⑪</sup>中的用例：

（3）旧式排椽板|伞式方亭|随山式游廊|苏式彩画|巴克式营行宫|冰纹式欓窗|西洋式栏板|元宝式茶盘  
上例“X式”与“Y”结合紧密，“X式Y”很像一个单一的合成名词，其语义可解读为“X式样的Y”。

“Y”为具有可视性，且有一定形状、形制的人造物体。<sup>⑫</sup>“X式”既是特征语，即以“X”的形状或地域等特征对“Y”进行描摹；也是类别语，即以“X”的形状或地域等特征对“Y”进行分类。如“伞式方亭”，“伞式”既是“方亭”的形状特征，也是不同式样的“方亭”的一类；又如“巴克式营行宫”，“巴克式”既是某特定地域的建筑风格特征，也是不同式样的“营行宫”的一类。

本文所考察的19世纪中期近代报刊语料中多见“X式”，鲜见“X式Y”。“式”悉仍其旧，为自由语素，仅作“式样”义解。如：<sup>⑬</sup>

（4）a. 有店烧瓦，……不同中国之式，再行二三里则有人居屋。（《遐迩贯珍》1854-12号）

b. 西国房屋之栋恒作人字式，造桥梁恒令木斜倚梁木下……（《六合丛谈》1858-6-11）

而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用以描摹和指称一些新兴物品的“X式Y”渐多。截至19世纪末，在本文所考察的语料中共检得43例。按照“X”的语法范畴，分类举例如下：

（5）a. A/AP式+Y：新式船只|旧式之英洋|圆式凹镜|椭圆式之两玻璃块

b. N/NP式+Y：鲸背式轮船|秋叶式印板|B字式火链|万花筒式之变幻片

上例“X式”与“Y”之间的结构关系可松可紧，加不加“之”两可，“式”仍作“式样”义解。<sup>⑭</sup>“Y”并无质的变化，仍为具有可视性，且有一定形状、形制的人造物体。需要指出的是，直至20世纪初，在本文所考察的语料中单独成词的二字“X式”仍十分常见，语义为“X的式样”。如：

（6）闸式|房式|翅式|枪式|墙式|书式|旗式|棚式|车式|瓶式|衣式|锅式|银式

### 2.2 “形式”“方式”与“方法”义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汉语新词（尤其是新概

念词)产生的高峰期,而语言接触<sup>⑯</sup>是导致汉语新词大量涌现的直接原因之一。从语料来看,“式”的语义变化与“形式”和“方式”这两个新产生的抽象名词在汉语中的广泛使用密切相关。“形式”“方式”两词单独使用的频率自1910年始陡然增长:1910年之前,“形式”仅见3例,“方式”未见使用,而1910年到1949年,“形式”见508例,“方式”见620例。<sup>⑯</sup>这种变化与“式”抽象含义产生的时间段恰好相契(详见下文)。沈国威(2019)曾指出,两词均是在19世纪之后语言接触的背景下产生的:

“形式”是新教传教士译词(旧词新义),“方式”则是日语借义词。<sup>[11]259, 273</sup>篇幅所限,两词的译借原委此处不赘,本文关心的是表具体义的“式样”之“式”如何先与表抽象义的“形式”“方式”而后又与表抽象义的“方法”取得了意义上的联系。

### 2.2.1 “形式”义

“形式”为汉语固有词,本义为“外形”,《南史·颜延之传》:“及建武即位,又铸孝建四铢,所铸钱形式薄小,输廓不成。”“形式”今为抽象名词,《现汉》释为“事物的形状、结构等”,<sup>[20]1467</sup>《大词典》释为“对内容而言,指事物的组织结构和表现方式”。《大词典》中表抽象义的“形式”的首例书证见于朱自清《中国歌谣》(1929—1931):“大约拟人是先有的形式,拟物则系转变,已是艺术的关系多了”,<sup>[5]3卷1112</sup>可见此“形式”应为新词新义。<sup>⑰</sup>

“形式”取得抽象义的过程,在彼时西人编写的华英/英华词典中有迹可循。井上哲次郎《订增英华字典》(1884)中,“form”与“model”同义,汉译为“形式、模样”,从与之同义的“model(模样)”来看,“形式”词义仍是具象的。颜惠庆《英华大辞典》(1908)中,“形式”一词出现68次之多,既有具象义,如“Cast: The form into which a thing is cast 模形、铸成之形式”“Disposition: external appearance 形外、外貌、外观、形式、表面”,也产生了新的抽象义,如“Disposition: arrangement 复杂体配置之法、布置之形式”“In a special sense, that body of literary compositions which, to the exclusion of merely philosophic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works, are occupied mainly with that which is spiritual in its nature and imaginative in its form, whether in the world of fact or the world of fiction 文学、文章(特别意义,除哲理及科学外,凡神灵思想为其数据,离奇变幻为其形式,或实记或杜撰者,皆文学也)”。<sup>⑱</sup>几乎与此同时,也是在20世纪初,“式”与表抽象义的“形式”在语用中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如:

(7) 论近日教育上急宜改良之要点:对于临讲时之注意教授之形式,分注入的开发的二种,注入的主用讲解,以教师为主动力,生徒即其受动之形而学习之;开发的主用问答,以生徒为主动力……偏用注入式则妨于生徒之活动……偏用开发式则强求生徒之答解徒费时间。(《申报》1909-10-13)

(8) 中国不宜借外债之故,然后新式企业起于其间乃得运行圆活,今我国于此种机关百不一具而惟断免续鹤欲袭取其企业之形式以移植于我国,是以格格而不入也。(《国风报》1910-11-2)

(9) 公债之证券用无记名式,但因应券者之请求亦得记名……以证券之授受为权利之移转至为便利,记名式则关于债权之让与,其形式行为甚为复。(《申报》1911-4-1)

例(7)将“教授之形式”的两种不同类型区分为“注入式”与“开发式”。二者可整合为“注入式/开发式教授之形式”这一信息完整的表达式。同理,例

(8)的表述可整合为“新式企业之形式”,例(9)的表述可整合为“无记名式/记名式证券之让与形式”。在语料库中所见其他“X式Y”,如“新式企业/商业/组织/艺术”“封建式阶级制度”“资本式经济制度”“多妻式恋爱”,均可还原为信息完整的表达式“X式Y(之)形式”。听者或读者在识解此类

“X式Y”时,无法再将“式”与能够占据三维空间的具体实物的“式样”联系起来,而需要进行信息整合。下面以“新式企业”为例试做分析:

(10) a. ……新式企业……乃得运行……袭取其企业之形式……

- b. 新式企业之形式
- c. 新式企业
- d. 新形式之企业
- e. (袭取)新形式(运行)之企业

根据例(8)的上下文信息,例(10)a可整合得到例(10)b;在语用与认知经济性的作用下,例(10)b可进一步简化为例(10)c。按照袁毓林(1995)提出的“谓词隐含”的观点,<sup>[9][16]</sup>参考周韧(2016)对于名名复合词的讨论,<sup>[21]</sup>“新式企业”完全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名名定中结构[[新式]<sub>N</sub>[企业]<sub>N</sub>]<sub>N</sub>,是一种将陈述性的事件指称化后再简化的构造,其中常常隐含了谓词性成分。通过例(8)可以看出,“企业”的谓词为“运行”,“形式”的谓词为“袭取”。不同于“木房子”“塑料鞋”这类构成成分较为具象的名名定中复合词,“新式企业”的两个构成成分都较为抽象,理解时需先将“新式”解读为“新形式”,即例(10)b与d在语义上可做等价理解。之后,再建立“新形式”与“企业”之间潜在的联系,从而激活和还原隐含的谓词。分别为“形式”与“企业”还原各自的谓词后,“新式企业”的语义最终被识解为例(10)e,这样更加符合通常的语感,也更加易于接受。上例(7)–(9)信息整合还原的过程如下所示:

(11) a. 注入式/开发式课堂——(采用)注入/开发形式(教授)之课堂

- b. 新式企业——(袭取)新形式(运行)之企业
- c. 无记名式/记名式证券——(采用)无记名/记名形式(让与)之证券

总之,“注入式/开发式课堂”“新式企业”“无

记名式/记名式证券”中的“式”在功能上原本是对“课堂”“企业”“证券”的“形式”类型进行分类，但其语义在语用推理的过程中获得了“形式”义。此推导义一旦固化，“式”便具有了抽象的“形式”义这一新的意义。

### 2.2.2 “方式”义

“方式”今为抽象名词，《现汉》释为“说话做事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sup>[20]367</sup>《大词典》释为“言行所采用的方法和形式”。《大词典》中“方式”的首例书证见于丁玲《母亲》（1933）：“她不愿再依照原来那种方式做人了”，<sup>[5]6卷1549</sup>可见此“方式”亦为新词。颜惠庆《英华大辞典》（1908）中，表抽象义的“方式”仅见1例：“A variation of form in a verb to express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action or fact denoted by the verb is conceiv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ubject 活字之用法、动词之方式、语气、情。”而翟理斯《华英字典》（1912）中，所见“方式”却是中国古代的用法，指“正方形”，对应英语的“square”。<sup>②0</sup>同样是在20世纪初，“式”与表抽象义的“方式”在语用中产生了紧密联系。如：

（12）采用最新方式更编国民学校高等小学校用书，全套定名曰新式教科书。（《申报》1915-12-9）

（13）所以我就选了诗经来做第一种方式的整理——即读本式的整理。（《晨报副刊》1924-2-25）

（14）然其表现史迹之方式，与子长通史式的史记，亦有不相共同者。（《晨报副刊》1924-8-20）

例（12）中的“新式教科书”是指“采用最新方式更编的教科书”，“新式”为“教科书更编方式”的一种新的类型。同样，例（13）中的“读本式”是指“诗经整理方式”的一种类型，例（14）中的“通史式”是指“史迹表现方式”的一种类型。语料中还可见“美国通讯：谈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农工畜循环式农业经营方式”等信息完整的表达式。听者或读者在识解此类“X式Y”时，无法再将“式”与能够占据三维空间的具体实物的“式样”关联起来，而需要进行信息整合。上例（12）-（14）信息整合还原的过程如下所示：

（15）a. 新式教科书——（采用）新方式（更编）的教科书

b. 读本式的整理——（采用）读本的方式（做）的整理

c. 通史式的史记——（采用）通史的方式（表现）的史记

如上例（10）所示，例（15）的“X式Y”也可被看成是名名定中结构，同样是一种将陈述性的事件指称化后再简化的构造。通过语用推理和谓词还原，“新式教科书”“读本式的整理”“通史式的史记”的语义最终得以识解。如“新式教科书”中的“式”，在功能上原本是对“教科书”的“类型”进行分类，而其语义在语用推理的过程中获得了“方式”义。

此推导义一旦得到固化，“式”便具有了抽象的“方式”义这一新的意义。

### 2.2.3 “方法”义

“方法”为汉语固有词，本就是抽象名词，《现汉》释为“关于解决思想、说话、行动等问题的门路、程序等”，<sup>[20]366</sup>《大词典》释为“办法；门径”。

《大词典》中“方法”的首例书证见于《百喻经·口诵乘船法而不解用喻》：“此长者子善诵入海捉船方法：若入海水漩洑洄流矶激之处，当如是捉，如是正，如是住。”<sup>[5]6卷1549</sup>本文考察的语料中，“方法”与“X式Y”共现的首例书证迟至20世纪中期才出现。如：

（16）吹风冷却式之四极管，有新式之封闭方法（《电世界》1949年3卷12期）

盖因“方法”与“方式”意义相近，可用“方式”之处，换作“方法”亦无不可。“式”获得“方法”义的语用推理过程与获得“形式”“方式”义的过程无异，不再展开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从语料呈现的时间上看，在“式”的语义发生抽象化的过程中，“式”首先是与两个新的抽象名词“形式”“方式”产生联系，而非径直与本已具有抽象义的汉语固有词“方法”产生联系。这应与语言接触产生影响的时间段有关，值得另文考察。

### 2.3 “类型”义

从20世纪20年代到1949年的语料来看，“X式Y”的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总见1401例，但大多是临时组合，具有类频高、例频低的特点。<sup>②1</sup>其中有大量专门用于分类命名的“X式Y”。如：

（17）轻快式机关车|标准式强力三管机|滚筒式/散页式影写印刷机|八角立台式渐暗机|鸭式水陆两用车|巴伦式速记打字机|螺旋式/鸡蛋搅拌器式推进器|水冷封闭式引燃管|爆发式锅炉|离心式鼓风机|压缩空气式断路器  
此类“X式Y”内部结构凝固度高，“X式”与“Y”之间不能插入“的”，“Y”通常为工业制品，非普通人造物体。“X式Y”常常成组出现，更加突显了“X式”是对不同类型的“Y”的分类。如：

（18）自动电话浅说：图一、爱立克逊式交换机；图二、步进式交换机；图三、旋转式交换机（《应用无线电》1940年1期）

（19）图三、堆后式滚水坝结构图；图四、重力式滚水坝断面图（《导淮委员会半年刊》1941年6-7期）

例（17）-（19）“X式Y”中的“Y”与例（3）（5）中的“Y”均是表示能够占据三维空间的具体实物的名词，但此时“Y”的语义具有科学技术性，多为机械术语，如“强力三管机”“渐暗机”“推进器”“鼓风机”“断路器”。“式”同“型”，义为“类型”。“X式”与“X型”具有同等功能，表示具有用途、构件、形状、方式等特征的事物所形成的种类。<sup>⑥</sup>倘将例（17）-（19）的“X式Y”换作“X型Y”，亦无可。因此此阶段“式”和“型”常常混用。如：

(20) a. 小式/型之机关枪|轻式/型电车

b. 中国式/型的恋爱之方式|叶赛宁式/型的评语  
上例中“式”和“型”都具备“类型”义。但到20世纪40年代后，“式”和“型”大多不再混用。当用于工业制造命名时，多用“型”少用“式”。当“Y”为抽象事物时，多用“式”而不再用“型”。这恐怕与“式”的“形式”“方式”义已固定下来有关。如：

(21) a. 小型机关枪|轻型电车

b. 中国式的恋爱|叶赛宁式的评语

### 三 修辞构式“X式Y”的形成

#### 3.1 “Y”语义的抽象化

如上文2.2所示，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左右，“式”在语用推理的过程中逐渐获得了“形式”“方式”“方法”义，语义得以抽象化。几乎与此同时，与表“形式”“方式”“方法”义的“式”搭配的“Y”的语义也开始变得抽象，不再是看得见、摸得着且具一定形状、形制的人造物体。“X式Y”多见于引介新概念、新知识的报刊文章，有些干脆从日本报刊中直接借形。“X式Y”的用例数未见显著增长，共检得49例。如：

(22) 欧式通信法|法国式合议|英国式之国家|瑞典式体操|最新式之阴谋|复式学级|腹式呼吸|小岛式浮游选矿法|俄国式的革命|中国式的生活|非情愿式之群众运动|宰猪场式的政治

上例“X式Y”中，“Y”的位置上始见近代产生的二字新词，如“阴谋、国家、政治、革命、生活、运动、呼吸、讲解”，这些词均为抽象名词或名动词。<sup>②</sup>这样一来，在对“X式Y”进行识解时，“式”无法再直接理解为“式样”义。如“腹式呼吸”，会将“腹式”解读为“呼吸”的某种方式，而不会解读为“呼吸”的“式样”。值得注意的是，“X式Y”的语义具有了主观评价的意味，且整体语义难以从构成成分直接推导出来，如“宰猪场式的政治”，但本阶段仅见此1例。

#### 3.2 “X式Y”构式的主观化

上文例(22)中出现1例“宰猪场式的政治”，“宰猪场”和“政治”之间的语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难以识解。起初，此类“X式Y”可能只是临时的修辞用法，在上世纪20年代之前仅见此1例，但在此之后，用例数惊人地增长，在我们考察的语料中比比皆是，其语用环境已扩展至口语。如：

(23) 削足就履式的论证|囫囵吞枣式的医学|掠夺式之“土地商租”|学堂式的社团|“妇式”的骂人|强盗式底商人|鸽笼式之生活|“恶魔式”的商业|炸弹式的消息|闪电式的革职|小说式新闻|洗衣人式的见解|“剃头匠”式的僧奴|林黛玉式的美|柏拉图式的恋爱|打虎式的批评|冲喜式的国庆|打强心针式的胜利|探险式旅行|循环式的嫁娶

上例“X式”与“Y”之间结构松散，大多能插入“的、之、底”，“X式”常有引号标记，突显其修辞的意味。结合上文的讨论不难看出，这种半图式

性修辞构式“X式Y”之所以能够大量类推，其语义条件有二：一是构式常项“式”获得了抽象的“形式”“方式”义，使得“式”的语义抽象到一定程度，二是“Y”的语义也发生了抽象化，不再是看得见摸得着且具一定形状、形制的人造物体。

以上例中的“鸽笼式之生活”为例，“式”是抽象的“方式”义，“生活”为抽象名词，其物性角色中的评价角色有“浪漫”“枯燥乏味”“拥挤的”等。<sup>③</sup>“鸽笼”与“生活”本没有直接联系，但两者进入“X式Y”结构后被创新性地赋予了“采用X的方式进行Y”的语义，“鸽笼”所具有的“束缚性”便具有了可推导性，从而与“生活”的评价角色产生联系。

“鸽笼式之生活”所要表达的就是言者的一种主观评价，即评价某种“生活方式”就像“鸽笼”里的鸽子那样“受束缚、不自由”，而当听者和言者有共同的认知背景时，听者就能够正确领会“鸽笼式之生活”所要传达的意义。随着此类“X式Y”的高频使用，临时的修辞现象（不规则的非典型用法）在一定程度上被规则化，就演变成了一种关系构式而具有了语法的性质。<sup>[8]</sup>上例(23)中的“X式Y”即是如此，而且已具备了高能产性和高类推性。这便是具有主观评价功能的“X式Y”修辞构式的形成过程。时至今日，此类“X式Y”仍十分活跃。

需要指出的是，“式”获得抽象的“形式”“方式”义与“Y”语义的抽象化几乎是同步的，很难说这两者之间具有截然清楚的先后链条关系，“式”的抽象化与“Y”的抽象化是两者相互“需求”互动的结果。“式”抽象语义的获得使之可以与抽象化的“Y”搭配，抽象化的“Y”使“式”几乎失去与具象的“式样”义的联系。如此一来，“X式Y”只能识解为“(V<sub>1</sub>) X的方式/形式/方法(V<sub>2</sub>) Y”，“X式Y”便具备了主观化的语义条件，从主要用于客观的描述转变为侧重于反映言者的个人态度与评价，<sup>[4]</sup>对比例(17)与例(23)可以看出二者鲜明的对立表现。当然，主观化的评价需要借助具体的比喻来达到表述效果。上述过程试看下例：

(24) a. 鸽笼式凉亭

b. 新式教科书

c. 新式生活

d. 鸽笼式的生活

上例a中的“鸽笼式凉亭”，“式”的语义并未抽象化，“Y”还是能够占据三维空间的实物，无需借助上下文即可直接理解为“鸽笼式样的凉亭”，“鸽笼式”是“凉亭”的一种建筑类型。而上例b“新式教科书”，虽然“Y”仍是具体有形的实物，但“式”的语义开始抽象化，倘无上下文语境则可以有两解：

“教科书”指具体的书本实物，“新式教科书”可理解为“新式样的教科书”，“新式”是指新的装帧式样或新的版式，还可理解为“(采用)新方式(更编)的教科书”，“新式”是指“新的方式”。上例c中的

“新式生活”，“式”与“Y”的语义均抽象化了，由于“生活”为抽象名词，所以“新式生活”只能识解为某种新的“生活”方式，不会再与具体实物的“式样”产生联系。上例 d “鸽笼式的生活”这类修辞构式，则是在“式”与“Y”均抽象化的“新式生活”这类语法构式的基础上进一步主观化的结果。

#### 四 结语

“式”从汉语固有的具象“式样”义，在20世纪初新概念、新事物广泛传播的语义语用环境中，经由语用推理获得了抽象的“形式”“方式”“方法”义，在用于工业制造命名的“X式Y”中，经过与“型”的混用，获得了固定的“类型”义。“类型”义与“X式Y”的主观化无关，“式”的语义中仍保留“式样”义。

“X式Y”中“Y”的抽象化与近代语言接触产生的二字新词相关，因而触发“式”发生语义变化的外部动因亦需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来考察。本文在中纳言日本语历史语料库(CHJ)中检得280例“X式Y”，有效语料212例。语料中最早出现的“X式Y”为“最新式の小口径连发铳”“最新式兵器”“单线式电气铁道”。<sup>⑨</sup>显然，“X式Y”在日语中首先用来指称工业制造产品，义同“型”。其后，“Y”为抽象名词的“X式Y”渐多，如“纲式试锥法”“复线式设计”。这两类“X式Y”在19世纪末的日语语料中已很常见，均早于汉语本土语料中的相同用法。因此认为汉语中“式”的语义演变是受到了语言接触的影响，是有据可依的。只是汉语要“受容”来自日语的新的用法，还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本文研究的目的之一便是力图还原这一演进的具体过程。通过上文分析可见，“式”的语义变化是词汇性的，与语法化(实词虚化)无涉。

至于“X式Y”修辞构式的形成，与“式”的语义演变以及“Y”的抽象化密切相关，也是受到了语言接触的影响。施春宏、蔡淑美(2022)指出，从分析的实践来看，构式的表层概括虽然凸显了构式特异性，但对构式性如何得来等重要问题，还未形成明确的分析程序。<sup>[12]</sup>其实，“X式Y”构式可还原为名名定中结构[[X式]<sub>N</sub>[Y]<sub>N</sub>]<sub>N</sub>，“Y”为中心语，其语义具有抽象性与否，是对“X式Y”进行识解的关键一步：“Y”为实体名词时，语法构式“X式Y”的语义只能为“X式样/类型的Y”或“(依照)X式样/类型(制造)的Y”；“Y”为抽象名词或名动词(以及动词短语等)时，语法构式“X式Y”的语义可以识解为“(V<sub>1</sub>)X的方式/形式/方法(V<sub>2</sub>)Y”。修辞构式“X式Y”是在“式”与“Y”均抽象化的语法构式“X式Y”的基础上生成的主观性表达，而并非如以往研究所言，是在“式”表“式样”义的语法构式“X式Y”的基础上直接生成的创新性表达。

在现代汉语中，有些“X式Y”例频超高，如

“跨越式发展”(3772例)、“一站式服务”(454例)，有些“X式”与固定范畴的“Y”搭配，如“拉网式排查/检查/监管”“地毯式检查/轰炸/搜寻”“断崖式下跌/下降/下滑”。<sup>⑩</sup>这些高频能产的“X式Y”与“X式”经词汇化，最终被收作词典条目。这一词汇化路径，也与“式”的语义演变相关，此处不赘。由此看来，“式”既不是“词缀”也不是“语缀”，更不是“虚词”，而是构式成分，具有词汇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现汉》中“式”的义项“❶ 样式：新～|旧～|西～|男～|女～”<sup>[20]1193</sup>显然有些简单，应增加“方式”“方法”义，明确其“形式”和“类型”义，并说明其“常附在名词后，表示具体事物的式样、类型或抽象事物的方式、方法和形式”。

附注：

①例(1)-(2)a出自《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sup>[20]1193</sup>(下文简作《现汉》)；例(2)b出自CCL语料库。

②《现汉》中“样式”的释义为“式样；形式”，而“式样”释义为“人造的物体的形状”，“形式”释义为“事物的形状、结构等”。<sup>[20]1193-1467-1520</sup>我们只能从这些相关释义中辗转解读出“式”的语义既有具体性特征也有抽象性特征。

③实际上，这些研究中的所谓“样式”义是指物体的具体“式样”，并不包含抽象的“形式”义。

④王瑛(2014)、李丹丹(2020)亦指出，“式”的语义除“样式”外，还有“方式”“形式”和“方法”义，<sup>[15-7]</sup>但两文均未探究这些意义的由来。

⑤语法构式指的是任何一种可从构成成分推导其构式义的构式，以及虽有不可推导的构式义，但已经完全语法化了的构式；修辞构式指的则是所有带有不可推导性的构式，只要这种不可推导性还没有完全在构式中语法化。<sup>[8]</sup>本文无意于探讨语法或修辞构式所牵涉的理论问题，姑且沿用此说，以便于描写本文所涉及的不同类型的“X式Y”。

⑥王洪君、富丽(2005)通过大量语料证实，“式”的前接成分大部分是典型的词或类词，也有极少的凝固性习用语(常带引号标记)出现，但绝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短语。<sup>[14]</sup>

⑦本文以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字林洋行中英文报纸全文数据库(1850-195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英华字典语料库、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为主要语料来源，并辅以中纳言日本语历史语料库(日本語歴史コーパス/CHJ)和现代日语书面语均衡语料库(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BCCWJ)。

⑧文章初稿承蒙朱庆之、汪维辉、史文磊等诸位老师指教，友生郑淳、韩济蓬帮助处理了中日语料，谨致谢忱。

⑨《大词典》中“式”的一个义项为“方式，形式。多指说话做事所采取的方法或形式”，配例为唐·元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吏部罢书判身言之选，设三式以任人：一曰校能之式……三曰任贤之式”。<sup>[5]2卷1582</sup>其中的“式”似乎已有“方法、形式”义。而本文认为，此例中的“式”仍未超出“式”的本义，应为“准则、法度。指言行所依据的原则”，释为“方法、形式”是受到当代语感的干扰，误读

了前代文献。另一例为杨朔《永定河纪行》：“地球上有不少号称鬼斧神工的奇迹，也无非是古代人民拿手触摸过的痕迹。不同的是古代人民的劳动往往是个痛苦，而今天劳动却变成一种英雄式的欢乐”。此例提供了“式”意义演变的线索，但缺乏更早期的书证。

⑩即使在现代，“X 式”与“X 式 Y”仍是对古代器物命名的常用表达式，如“青花菊花纹菱花式折沿盘、青花缠枝花纹鱼篓式尊、簪：搔头式与拨子式”。

⑪详参近代史数位资料库 <http://mhdb.mh.sinica.edu.tw/databaseinfo.php?b=002>。

⑫有一定形状、形制的人造物体，也即能够占据三维空间的具体名词，具有最典型的名词特征，而抽象名词的名词特征最不典型。<sup>[2]169</sup>

⑬如无特别说明，汉语本土语料均以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以及字林洋行中英文报纸全文数据库（1850–1951）作为封闭语料进行统计和分析。

⑭与地域相关的“X 式”在语义上的“平行普遍性”趋于明显，即“X”如表示地域，可根据“X 式”这种组合方式无限制地生成新的平行组合，如“京式、广式、苏式、淮式、日本式、希腊式、希伯来式”。

⑮本文所谓的“语言接触”，是指经由翻译外来新概念、新事物或借用外来词而导致的汉外语言之间的间接接触。

⑯此处的统计仅以字林洋行中英文报纸全文数据库（1850–1951）为例。

⑰抽象义的“形式”曾一度写作“型式”，尤其是在文艺作品中，如朱自清《抗战与诗》：“抗战以来，一切文艺型式为了配合抗战的需要，都朝普及的方向走。”<sup>[5]2 卷 1093</sup>《大词典》还载“尤言表象”义，<sup>[5]3 卷 1112</sup>其中的“尤”指“类似”或“近似”，说明“形式”还大致可做“表象”义来理解，但我们认为此义是根据语境解读出的语境义，不能说明其已经具备了真正的“表象”义，且此义与文章的论证无关，因此不纳入讨论。

⑱详参井上哲次郎《订增英华字典》（藤本次右卫门出版，1884）、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08）。

⑲史文磊（2021）提出的“隐性综合”与“谓词隐含”有相通之处，并进一步区分了结构型隐性综合和语用型隐性综合，<sup>[13]11–15</sup>这一区分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识解“X 式 Y”所隐含语义的类型。据此，本文所述例（11）a–c 的语义编码过程，是通过语境赋予的（语用型隐性综合），而非在结构式中完成的（结构型隐性综合）。

⑳详参翟理斯《华英字典》（美华书馆，1912）。

㉑匿名审稿专家指出，自清末民国时期，尤其是到了民国中后期，一些词项的例（token）频陡增，包括前文所述表抽象义的“形式”“方式”两词，使用频率自1910年后陡然增长，应考虑总体语料的剧增因素带来的影响。感谢惠示。我们认为，即使如此，类（type）频极高足能说明构式的类推能力已极大提高。

㉒词例的词性判定根据的是网络版《北京大学现代汉语实词句法语义功能信息词典》。另外，彼时在“Y”的位置上出现的“二字新词”还有源自传教士译词的“镀金、电报、电视、电线、帆船、公开、公司、国旗、基督、建筑、恋爱、民主、气球、商业、铁路、学院、眼镜、医院”等，借自日语（借形

或借义）的“财政、电车、电动、电话、电力、电流、动力、国有、机构、汽车、企业、透视、主义、政党、保姆、簿记、发射、公园、机关、经济、艺术、直流、宪法、组织”等。有关近代“二字新词”的论述详参沈国威（2019）。<sup>[11]237–283</sup>

㉓物性角色的分析参考网络版《北京大学现代汉语实词句法语义功能信息词典》。

㉔在1895年的《太阳》杂志之中，“X 式 Y”共见23例。

㉕此统计以BCC语料库1949年之后的语料为来源。

#### 参考文献：

- [1] 蔡淑美, 施春宏. 论构式用变和构式演变[J]. 当代修辞学, 2022 (2).
- [2] 董秀芳. 词汇化: 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M]. 修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3] 董秀芳. 汉语的词库与词法[M]. 第二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4] 董秀芳. 主观性表达在汉语中的凸显性及其表现特征[J]. 语言科学, 2016 (6).
- [5]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词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6.
- [6] 怀宁. 表类结构:X型的类义与性质[J]. 汉语学习, 1996(5).
- [7] 李丹丹. 汉语 X 式 Y 的构式及构式化研究[D]. 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0.
- [8] 刘大为. 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上)[J]. 当代修辞学, 2010 (3).
- [9] 刘月华, 潘文斌, 故辞.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3.
- [10] 吕叔湘, 饶长溶. 试论非谓形容词[J]. 中国语文, 1981(2).
- [11] 沈国威. 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言语的近代演化[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 [12] 施春宏, 蔡淑美. 构式语法研究的理论问题论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2 (5).
- [13] 史文磊. 汉语历史语法[M]. 上海: 中西书局, 2021.
- [14] 王洪君, 富丽. 试论现代汉语的类词缀[J]. 语言科学, 2005 (5).
- [15] 王瑛. 现代汉语 X 式综合研究[D]. 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 [16] 袁毓林. 谓词隐含及其句法后果——“的”字结构的称代规则和“的”的语法、语义功能[J]. 中国语文, 1995 (4).
- [17] 张海涛, 赵林晓. 修辞构式“X 式 Y”的生成过程及互动机制[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2 (2).
- [18] 张静. 汉语语法问题[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19] 张谊生. 说“X 式”——兼论汉语词汇的语法化过程[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3).
-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 [M]. 第7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21] 周韧. 汉语三音节名复合词的物性结构探讨[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6 (6).
- [22] 朱京伟.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轨迹——清末报纸中的日语借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责任编辑 尤 越)